

群書疑辨



羣書疑辨卷第九

目錄

書許氏說文後

書魏志鍾繇傳後

書鍾繇荐李直表後

書鍾繇用筆說

書晉書束皙傳後

書王右軍傳後

書王右軍題筆陣圖後

書王獻之傳後

書唐元宗改古文尚書爲今文詔後

再書唐元宗改古文尚書爲今文詔後

題宣和書譜一

題宣和書譜二

書張參五經字樣後

記板刻原始

題解縉書學傳授譜

題甘泉宮瓦圖

記淳化閣帖原始

書傳授書法人名後

羣書疑辨卷第十

目錄

禹貢崑崙辨

讀禹貢合註一

讀禹貢合註二

讀禹貢合註三

山海經渤海辨

水經河源辨

水經積石辨

書漢書西域傳後

書新唐書吐谷渾傳後

書新唐書吐蕃傳後

崑崙辨一

崑崙辨二

書徐霞客傳後

羣書疑辨卷第九

四明萬斯同季野纂同邑後學水雲時叔校

書許氏說文後

許叔重作說文解字十五篇自爲之序前言丞相李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也是小篆出于李斯輩矣後述甄豐較定八體三曰篆書則謂篆書卽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一篇之中顯然乖異何鵬無定見如此班固藝文志言蕭何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

史又以六體試之叔重乃改之曰漢書有草書尉律
學童年十七以上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
八體試之夫改艸律爲草書尉律已謬矣至于籀書
秦已改爲小篆凡不合小篆者皆禁之則籀書之廢
久矣安得漢時尚存九千字之多夫太史之課學童
取其適于用爾漢時已盛行隸書卽小篆亦且無用
試籀書何爲當隸書初出止三千字卽合蒼頡等小
篆三篇亦止三千三百字總不及九千之數吾意隸
書不足乃試小篆小篆又不足乃試籀書必無舍隸
書小篆而試籀書之理叔重但增一籀字而漢家之

制遂晦誠不如孟堅之書確核而可信也

蓋故陳壽之陋也鍾繇以書法名天下而壽爲其立
傳絕不言其善書獨于衛觐傳則疑其言之蓋孫子
曾以譏反族誅當壽作史時鍾氏子孫無在朝者而
譏之于權方擬復用事故壽抑揚如此小人用心之
卑固一至此哉或曰壽于胡昭傳言昭善書與鍾繇
即昭善衛觐李誕並有名是壽未嘗抑諱也曰胡昭
之傳既稱備與善書何以觀之傳後許言其好古文
焉豈誠卓然所不善乎此其編禮要心昭然若見執
事之善夫即昭傳李誕亦當世名久矣忠必當立

又曰：自漢書有草書，射律
書改字十七以上始編，稽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
八體試之，夫改艸律爲草書，則律已其矣。至于簡書
者，已改爲小篆，凡不合小篆者皆禁之。則稽書之廢
久矣。究得漢時尚存九千字之多。夫太史之課學重
取其適于用，則漢時已盛行隸書，即小篆亦且無用
矣。稽書何爲官隸書初出，止三千字，卽合稽書。考
漢三篇亦止三千三百字，能不及九千之數。稽書
書不足乃就小篆，小篆又不足乃就隸書。則稽書
稽書雖不廢，其書亦必廢。稽書之廢，則漢家之

書魏志鍾繇傳後

甚哉陳壽之陋也鍾繇以書法名天下而壽爲繇立傳絕不言其善書獨于衛凱傳則娓娓言之蓋繇子曾以謀反族誅當壽作史時鍾氏子孫無在朝者而凱之子瓘方握權用事故壽抑揚如此小人用心之卑陋一至此是故或以壽于胡昭傳言昭善書與鍾繇邯鄲淳衛凱韋誕並有名是壽未嘗抑繇也曰胡昭之傳旣稱衛凱善書何以凱之傳復詳言其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乎此其媚權要心昭然若見孰能掩之若夫邯鄲淳韋誕亦當世名人魏志必當立

傳而壽皆抑之亦以無子孫在朝也試攷魏志之得
立傳者有一非子孫通顯者乎嗚呼作史而尚媚權
要心此又前後諸史所不敢也他若唐書李北海傳
宋史蘇東坡傳皆不言其善書則史官疎畧之故而
非若壽之有意行媚也

書鍾繇荐李直表後

按元常此帖書法固絕倫然歷千數百年至元世而始出則人不能無疑王元美于此帖凡三跋其爲已之所購則力辨其真爲他人之所刻則力駁其僞二說將何從愚攷魏志繇本傳獻帝東還之歲繇已拜尙書僕射封東武亭侯至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封魏王始由大理遷相國越三年坐事免朝曹丕襲王位復爲大理及篡帝位改廷尉封崇高鄉侯黃初四年八月代賈詡爲太尉改平陽鄉侯明帝卽位進封定陵侯尋拜太傅太和四年四月卒謚誠是繇未嘗爲

司徒也乃帖尾書黃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其謬妄實甚考二年之爲司徒者華歆也繇時尚爲廷尉且爵爲崇高安得稱東武一披史傳真僞立見元美非不知之而曲爲解釋是作僞者以之欺人而元美更以之欺已不亦異乎至其書法之佳人固無異論卽謂元帝真蹟亦可也又按米元章書史言余閱書至白首無魏人遺墨故斷自晉始是宣示賀捷諸帖皆非元常真蹟况此帖之出自元世者乎且元常與穎川胡明同學書于劉德昇時稱鍾胡體但有胡肥鍾瘦之嫌今觀李直諸帖亦云肥矣如是而猶以爲瘦

將以何者爲肥乎固知諸帖皆非真也

世元嘉此帖真者無幾惟用筆說一論謂其見然目
筆法中盡是坐中書法不與沙草及陰令人益問其
真因得之愚以爲不然世之卒在魏明帝太和
軍廣世謂之草書或謂在嘉平五年癸酉後論二十
何也豈得有嘉平之草作偽者且不知書法與至此
五條入內得述之實和可寫更錄之載于台軍題詩
腹傷六篇悉歸弟子中解作書平直相似然如許子
公亦我輩前時亦本此說之類三年不於兒王香太
腹年有大字許下被阻疑其得身論與巧說之類

同使也乃始知其初三年司初更武平制也

實甚毒三年之世因往者學教也時時為之

則與非商察科租取贏二按史博真偽古氣

有抑之而用焉則惟其時也

以應應已不非其手更其書法之佳人

謂元帝其賸亦可也又按米分命書史言余問者至

自前無與人遺墨故斷自看始其自

非元帝其賸也此師之出自元世者乎

川胡明同學書之則高昇府務

而後以為

而後以為

跋鍾繇用筆說

張彥遠法書要錄載鍾繇用筆說一篇謂繇見蔡邕筆法于韋誕坐中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以得之愚以爲不然按繇之卒在魏明帝太和肆年庚戌誕之卒則在廢帝嘉平五年癸酉後繇二十四年安得有廢墓之事作僞者目不知書謬妄至此而後人猶傳述之真不可解要錄又載王右軍題筆陣圖一篇謂繇弟子宋翼作書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至晉太康中有人于許下破繇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之依

此法學名遂大振按繇卒于太和四年下抵晉武帝
太康元年凡五十一年計繇卒時翼卽年少亦當在
二十以外至太康之初已七十餘始得筆勢論而學
之其成名又在何時耶况太康紀號凡十年其發墓
又不知在何年則翼當八九十歲矣天下有如此謬
妄之論耶固知此篇乃妄人僞撰非真右軍之筆也

書晉書束皙傳後

按汲郡發塚一事晉書武帝紀謂在咸寧五年字皆小篆束皙傳謂在太康二年字皆科斗全一書也而
牴牾如此今考趙德甫金石錄載晉所立太公望碑亦云太康二年且云藏書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而荀勗較穆天子傳其說亦然是束皙之傳是而武帝之紀非矣且小篆作于李斯坑儒前八十六歲安得有小篆晉書非出一人之手宜有牴牾竊怪當時作者甚多何以不一較正致譌謬至此然張懷瓘十體書斷言其書隨世變易已成數體則知塚中

書王右軍傳後

按右軍卒于晉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年五十有九則
其生在惠帝太安二年癸亥越十有四年元帝始卽
晉王位于建康則右軍隨伯父導過江當更在其前
其年不過十二三耳宜乎書法出庾翼郗愔下逮其
功更進反越二人而上之度其年亦不過弱冠之外
非至暮年而始善也乃晉書本傳言右軍書初不勝
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常以章草荅庾亮而翼深
嘆服其言殊爲失實考亮之卒在成帝咸康六年庚
子右軍年止三十八而書法已盡善可謂暮年方妙

乎且右軍真迹至唐貞觀時猶存二千二百九十紙其先時之毀廢及當時之散于人間又不知凡幾豈一人晚年之所能爲乎後曾子固作墨池記亦言右軍之書晚乃善皆不深考之故也若右軍墨池之說亦有可疑墨池乃張伯英事右軍嘗與人書曰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使我耽之若是未必後之是右軍無墨池明矣今會稽蕺山之上有一墨池謂是右軍故蹟則好事者爲之而非右軍實有是事也

書王右軍題筆陣圖後

按衛夫人筆陣圖王右軍題其後于夫人大有貶詞
後人或疑之獨所論作字之法委曲詳盡衆莫敢議
而吾謂其可疑者在渡江北游一事夫晉自南渡之
後中原大亂士大夫安敢北游此文云北游名山之
許之洛得毋謬妄蓋他書皆言右軍渡江書法始大
進作僞者不知謂其渡江而北故有此誤王元美曰
右軍少從丞相渡江北踪永絕斯言得之且王洽乃
右軍之弟而稱之爲兄衛夫人實其受業師而加之
詆毀皆不可信古書流傳頗多僞撰幸僞者自露其

隙故人得攻之闕者毋爲所惑可也世又有右軍與
子敬筆勢論十章未言與張伯英同學夫伯英東漢
人右軍東晉人相去百餘載安得稱同學孫過庭駁
之極當且詆其文鄙理疎意乖言拙今故不取

書王獻之傳後

王右軍父子以書法名天下世之論者莫不謂父勝于子而獻之獨自謂過之晉書載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殊不爾荅曰外人那得知孫過庭書譜以故當不同爲故當勝是直以已爲勝于父矣夫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天下有爲人子而自謂勝于父者乎此真出人理之外不可比于人類者矣書譜又載右軍入都臨行題壁獻之密拭除之輒自書其處私謂不惡右軍還見嘆曰吾去時真醉耶獻之乃內慚天下有父之所書而子可

拭去之者乎在右軍務掩子之短乃獻之反抑父之
長其不孝之罪真不可容于人世矣後人愛其書竟
不知其醜可乎哉謝安石書法有名獻之嘗作佳書
子之謂必存錄安石批其後擲還之獻之深以爲恨
此安石薄其人故賤其書也夫臣有善讓于君子有
善讓于父天下之通義也獻之卽勝父猶當自謂不
如况本不如乃反自謂勝之哉右軍七子六子皆能
書而中多不肖如疑之篤信妖術至陷城殺身徼之
狂蕩不檢舉世醜其行

皆晉書本
傳中語

獻之貪求尙主絕

郝氏婚爲鬼所譴及此揚已抑父皆不肖之至而劉

義慶世說猶盛譽之亦不識人間有羞耻者矣獨怪
右軍之書本勝于子乃當時學書者競學獻之而不
學右軍致右軍之名反爲所掩至南齊劉休獨好右
軍尚學其體而右軍法始行及唐文皇著論力推右
軍痛詆獻之至比之餓隸枯枝且以重價購右軍真
迹或授以官于是四方藏獻之書者皆割去其名冒
以右軍之號罔利希榮自是獻之聲價大損其所傳
于世者亦寡矣史臣之修晉書承其君風指因言獻
之骨力遠不逮父而頗有媚處則又抑之太過不足
以服天下人矣

...

...

...

...

...

...

...

...

...

書唐元宗改古文尙書爲今文詔後

按尙書傳自伏生者謂之今文以所書皆隸字也傳
自孔安國者謂之古文以所書皆科斗古文也然安
國不識科斗書以隸古定則亦今文已爾而謂之古
文者因得自壁中古文其篇數與今文不同故仍稱
爲古文也及劉向以中古文

中古文卽孔氏壁中古文藏于禁中者

較

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書酒誥召誥皆有脫簡則安
國雖改古文爲今文而其原本固在禁中也迄于後
漢劉陶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
曰中文尙書是必仍用隸字但折衷于今古文之間

而取其中故曰中文也至唐元宗天寶時又改古文
尚書爲今文是時天下盡用今文矣何以改爲古文
尚書孔安國已改爲隸其所作五十九篇之傳皆隸
書也則皆今文也唐初孔穎達爲之疏已久頒於學
宮天下學者但知今文而已又何以改爲考封氏聞
見錄謂開元以來省司將試舉人皆先納所習之本
文字差訛輒以習本爲定義或可通雖與官本不合
主司務于收漿卽放過天寶初敕改尚書古文悉爲
今文是因舉子文字不一故依古文改從今文以一
之也然欲一天下之文何不敕天下舉子盡依貞觀

所頒之註疏而乃改古文以遷就之也且此僅尙書
一經耳唐時設科有九經五經三禮三傳之目能盡
取而改之耶籍使其時悉出內府所藏漢魏石經重
勒諸石以一天下之文豈不稱聖王盛舉哉而惜其
不出乎此也逮天寶十年有司言經典不正取舍无
準詔儒官較定經文送尙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其
相驗考叅遂撰五經文字三卷然但書之于壁未嘗
刻之于石是元宗之所爲寔出漢靈帝下而一時在
朝諸臣有愧蔡中郎多矣

天寶三年命尙書郎衛包
改古文尙書爲今文其原

文仍藏秘府詔
書見册府元龜

中人也至唐元宗大寶時又改古

名曰合陽縣古稱多矣

後唐莊宗李存勖以合陽為

合州治合州府合州府合州

府合州府合州府合州府合

州府合州府合州府合州府

合州府合州府合州府合州

府合州府合州府合州府合

州府合州府合州府合州府

合州府合州府合州府合州

再書唐玄宗改古文尙書爲今文詔後

唐玄宗改古文尙書爲今文馬貴與氏謂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書也愚竊以爲不然夫隸書卽楷書也孔安國旣改古文爲隸卽馬氏所謂俗書也玄宗何必復改况安國不識古文時人亦無識者不得已以隸字寫之是名雖古文其實卽今文也所獲竹簡又上送官藏之書府卽孔氏子孫亦不獲見而古文幾絕矣賴宣帝時徵齊人能通古文者張敞從受之敞傳子吉吉傳甥杜鄴鄴傳子林林傳衛

宏徐巡而古文大興是東漢時古文之學反盛矣觀
許氏說文自序謂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
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則不惟尚書有古文
卽諸經亦有之故靈帝熹平中詔立石經蔡邕卽以
古文備三體之一至魏而邯鄲淳衛覬韋誕咸善古
文正始中立三體石經古文居其首元魏江式謂魏
碑在漢碑後而其文蔚煥三體復興不可謂漢魏之
世無善古文者逮元魏之末陽銜之撰洛陽伽藍記
言漢石止存二十五碑魏石四十八碑咸在則魏之
古文一無所損士大夫必多有其榻本雖豎經遷徙

碑石不全而榻本固在天下豈無學習者考唐書曹
憲傳言憲遂于小學自漢杜林衛宏後古文亡絕至
憲復興是唐初亦有通古文者玄宗之所改古文安
知非出憲之手或魏石經之所遺而馬氏乃指爲隸
書不亦異乎再考新唐書藝文志明言三字石經尚
書古篆三卷則唐之有古文尚書此其實據矣至德
宗時李陽冰子服之以所藏古文孝經衛宏官書二
部遺韓愈官書卽宏所受于杜林者是玄宗之後古
文猶未絕于世安得謂天寶所改之古文乃隸書哉
且自程邈作隸前人卽稱之爲楷以其可爲法于天

下也安得以俗書詆之隸與小篆同出于秦隸行而小篆卽廢竇以其體端方簡易便于朝廷上下也安得以俗書詆之馬氏生平著書甚富能舍楷書而用篆籀乎總由宋世文人不知隸之卽楷而誤分楷隸爲二是以有此謬論也元宗之改今文旣貽譏後世至宋太祖以陸德明所釋尙書多仍古文之舊與元宗所定今文較異詔太子舍人陳鄂更定尤爲無識之至夫德明所存古文不過十分之二二正當寶愛而謹守之乃必欲盡去而後已二帝之不學無術一至此哉然古文雖改士大夫家猶有存者晁公武讀書

志言呂大防得本于宋次道王仲至家較陸氏釋
文小異而大同其作字奇古非附會穿鑿者所能到
此則二帝威力之所不及者猶賴賢士大夫寶藏之
而其後則不可問矣觀徽宗宣和書譜諸體皆較獨
無古文則立宗詔書所謂舊本仍藏御府者至宋亦
不可得矣

題宜和書譜

此譜出宋徽宗親撰乃御府收藏真蹟非徒得之傳聞者其所評鶻宜不虛然意在廣收未免多濫入其所與商榷者又不過蔡京梁師成之徒

此語本高宗翰墨志

其鑒別之未精也且編次先後亦多失當如陳遼晉人也列之於陳劉琨北齊人也列之于南齊趙模唐初人也列之于唐末其君臣之學問亦可見矣若夫蔡京行書收至七十餘帖而稱譽之詞不啻如伊傳周召此豈可令後世見哉

又

按隸書卽楷書唐五代以前從無異論自宋歐陽永叔誤以八分爲隸遂判隸楷爲二體此譜因之固已謬矣其所載善隸者又止韓擇木一人夫唐人之稱擇木皆謂其善八分茲何以稱其善隸亦誤以八分爲隸也然其作八分叙論又自言古之名稱與今或異今所謂正書則古所謂隸書今所謂隸書則古所謂八分其說未嘗不明特中無定見致二三其說然則隸之與楷固可分之爲二哉

書張參五經字樣後

唐張參撰五經字樣三卷其石刻至今猶存末書乾符三年毛詩博士孫自牧以家書重校勘定七月十八日書刻字人魚宗會則此刻在僖宗朝明矣乃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代宗大歷中所刻予嘗疑之今考唐封演聞見錄謂天寶十年有司言經典不正取舍无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考驗參遂撰五經字樣書于太學講堂之壁是大歷未嘗刻石之一証也又考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謂大歷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詳定五

經書于講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載崩剝汗巖泯然
不解國學上言詔賜錢十萬再新壁書是大歷未嘗
刻石之又一証也不知振孫何據而云然然此經之
書壁在大歷十一年上詔天寶十年已二十六年矣
參卽博證廣搜何須若是之久意參校定在天寶而
書壁則在大歷以中更安史之亂也且書壁未必卽
出于參參在天寶中已爲司業必无闕二十六年仍
守一官之理疑是時參已不在卽使猶在書亦决不
出其手蓋特因其較定之經非必欲其親書于壁如
漢蔡中郎之所爲也觀禹錫之記謂再新壁書而孫

自牧乃特記壁書之歲月則此經非出參手書益明

矣

有冠也先有冠世去焉道於歸故宜學於南臺行用
也其對制亦可照前何題也力年其意亦為士道也
南臺崇其文宇已謂其西矣制法不知其意也
考其對制也則其美矣其意亦謂其亦如南臺
何及乎以據其位也若南人之意而道也
曰其板之書其書曰名人服其得之焉道其意之不
而而儒者其意不也何世者其意亦如南臺也
也其意亦如南臺也

本學堂學士之立高廟為十餘年新學堂自是太歷本堂
 刻石之又一詳息不知表標何據而云然則此記
 記號在大歷十一年上計到對十年已二十二年
 多則海地無何有是之失而後始知有本堂
 有堂則在大歷以中更改之也且書以本堂
 本堂參差在大歷中已刻司考其法用之學本堂
 等二皆之理疑是唐德昌本堂而後始知有本堂
 本堂字本堂用其表之入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本堂字本堂用其表之入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

記板刻原始

按五經之鏤板宋史謂始于周顯德不知唐長興晉
開運已先有之世言馮道始鏤板官鬻于市蓋射利
也其射利未可知而刼始之功實被于萬世獨怪秦
漢以來其文字已知刻石矣何故不知鏤板少陵詩
言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亦知鏤板矣
何故不以鏤經史此皆前人之拙而後人之巧也然
自鏤板之後書籍日多人以其得之易也反置之不
觀而淫辭蕪說不可傳世者亦率災我梨棗此又板
刻之害也

國之有也

臨而流轉無定不何則世善亦率矣徒舉東地又對
自謂天之與善靜日夕人以其善之易也只置之不
所對不為難矣史出昔前人之世而對人之以世也
言對山之無神火焚棗木舟修則夫真亦以對財之
美以末其文字曰世以合矣何對不世對也少則其
此其棟樑未何世而臨之也實為于其世也對對
開或曰決育之世言世世故雖世守世守世守世守
對正器之對對來史惟故于風德德不世世其與器
世對世對也

題解縉書學傳授譜

按張彥遠法書要錄有傳授書法人名一篇不知何人所作語多謬妄其言蔡邕傳崔瑗鍾繇傳衛夫人及繇發韋誕塚之類已別有辨此篇仍襲其舊更有甚焉如言鍾繇師曹喜鍾繇傳庾翼衛夫人王羲之傳謝朓王僧虔傳孔琳之並皆謬妄今更辨之曹喜漢章帝時人鍾繇則曹魏宰相相去百餘年安得稱師弟繇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庚戌至晉愍帝建興元年癸酉庾翼始生安得云鍾繇傳庾翼王羲之卒于晉穆帝昇平五年辛酉謝朓卒于梁武帝天監五

年丁亥相距一百四十七年安得云羲之傳謝朓王
僧虔卒于齊武帝永明三年乙丑孔琳之卒于宋廢
帝熹平元年癸亥前六十二年安得云僧虔傳琳之
又言張旭傳李白顏真卿傳懷素皆不可信後又言
蘇黃米蔡卓爲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考舜欽卒
于康定二年辛巳仁宗卽位之十九年也其時蘇黃
米三人多未生安得云繼之紹彭則與三人並世故
時稱蘇黃米蔡又稱蘇黃米薛以蔡爲三人前輩而
薛則同時也亦不得云繼之此篇決非解大紳所撰
乃妄人不讀書者爲之特其評元代諸家頗有可採

故錄之

以謂林子吉人至京師示余以甘泉宮瓦圖蓋其見
於人海其地製指于瓦礫中者其額有四字曰長生
久矣其圖狀與為萬物無變也或有問于余曰昔年
元帝作瓦甃說詭言永樂宮瓦凡六等其四皆有字
曰萬壽天子一曰長樂未央一曰麒麟永火一曰
鳳皇無極一曰萬壽無疆一曰永壽無疆一曰萬壽
長壽一曰永壽長壽余曰不然彼所云者永樂宮瓦
林學所為者甘泉宮瓦也永樂作于高帝甘泉則
于武帝時之相去將百年永樂在今咸陽甘泉則

題甘泉宮瓦圖

侯官林子吉人至京師示余以甘泉宮瓦圖蓋其兄
同人游其地親拾于瓦礫中者其額有四字曰長生
未央古而樸其爲漢物無疑也或有問于余曰昔王
子充作漢瓦硯記言未央宮瓦凡六等其面皆有字
一曰漢并天下一曰長樂未央一曰儲胥未央一曰
長生無極一曰萬壽無疆一曰永壽無疆無所謂長
生未央者得毋僞乎余曰不然彼所云者未央宮瓦
也林子所得者甘泉宮瓦也未央作于高帝甘泉則
作于武帝時之相去將百年未央在今咸陽甘泉則

在今淳化地之相去又二三百里宜其制有不同也
安得執彼之說疑此之僞乎子充記謂瓦之面徑五
寸圍一尺六寸強厚一寸弱質之林子之瓦其制皆
合則其爲漢物何疑或又謂未央之瓦乃篆字此則
隸字何以不同余曰隸卽今楷書也當高帝時去秦
未遠隸書止行于民間故用篆字至武帝則朝廷上
下悉用隸書故製瓦者卽用其體書之也又何疑或
人稱善因題于圖後

甘泉宮瓦圖

記淳化閣帖原始

陶九成輟耕錄辨祖石刻言劉跂暇日記云馮傳慶說此帖本南唐保大年摹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較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太宗命將秘館所有增作十卷爲板本而石本後以火斷缺錄又言吳郡陸友仁云嘗觀褚伯秀所記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愚謂石刻始于南唐其說誠然但馮氏謂刻于保大七年褚氏乃謂刻于後主時名昇元帖此則可疑考昇元乃烈祖年號保大則元宗

年號帖若爲後主所刻豈有追用先祖年號之理褚
氏所云殊爲謬妄而陸氏陶氏皆不能辨何也愚意
烈祖不善書必非昇元時所刻元宗善書而保大七
年正其全盛之世宜乎有此雅舉斷以馮氏之言爲
正然淳化帖乃石刻而馮氏謂之板本其言亦未爲
確也

此帖之刻在昇元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此帖之刻在昇元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此帖之刻在昇元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此帖之刻在昇元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此帖之刻在昇元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書傳授書法人名後

法書要錄有傳授書法人名一篇中言蔡邕傳之崔瑗鍾繇傳之衛夫人愚竊惑之按崔瑗卒于順帝漢安二年癸未越四十九年至獻帝初平三年壬申蔡邕始卒安得云邕傳于瑗鍾繇卒于明帝太和四年庚戌越四十三年至晉武帝泰始八年壬辰衛夫人始生安得云繇傳衛夫人此謬妄之極不可信虞世南卒于貞觀十二年八十一歐陽詢卒于貞觀十五年八十五兩人年正相等安得云世南傳詢陸東之世南之甥受法于世南不受于詢也李陽冰雖

與徐浩同時未嘗相授受顏真卿郭彤四人書法得之于張旭非徐浩也皆謬妄不可信

羣書疑辨卷第九終

板藏古董水氏

羣書疑辨卷第十

甬上萬斯同季野纂 同邑後學水雲時叔校

禹貢崑崙辨

禹貢有崑崙之文孔安國以爲國鄭康成以爲山馬融王肅皆言在臨羌西而無所指實或問孰爲是余曰孔說是古書之言崑崙者此書爲首外此則有禹本紀山海經然本紀言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必非禹貢之所指山海經兩言崑崙一在大荒一在西域亦必非禹貢之所指蓋禹貢列雍州之末其去雍必不甚遠若越在數千萬里之外豈古帝不勤遠畧之意

哉况下文析支渠搜皆近中國崑崙寧獨遼遠孔氏
謂在流沙之內而此篇之末言西被於流沙正聲教
所及之地故以織皮來貢非真窮荒絕島如禹本紀
山海經所云也馬王二氏謂在臨羌西則尤太近惟
孔氏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爲得其中蓋實國名而非
山名也漢武帝所名之崑崙去此亦遠涼馬岌謂酒
泉之南山卽崑崙之體亦覺太近若唐劉元鼎元都
實所窮之崑崙亦太遠明僧宗泐之所探鄧愈沐英
李英之所踰未必卽是故愚斷以孔氏之言爲正若
夏彝仲之註竟以山海經西域之崑崙爲解益大謬

讀禹貢合註一 辨弱水

雲間夏彝仲爲禹貢合註一書合古今水道而釋之其採之也博其攷之也詳矣然尙有謬戾者亦不可以不辨其釋雍州弱水旣西謂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夫此乃大荒經之文其水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于雍州何預而乃引此爲解凡山海經之言固多妄誕而大荒經爲尤甚此水旣在大荒卽不洽何害於中國而汲汲治之况經文黑水西河惟雍州之下首曰弱水旣西然後及于涇渭漆沮諸水是

此水固在雍州境內也豈有舍境內之水不治而反從事于數萬里者乎此誠說之謬戾者也至其釋道弱水一節則曰弱水在甘州衛西若條支弱水去長安四萬里又一弱水也不知此文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於流沙數語卽上文旣西之事安得岐而二之旣知條支之弱水去長安四萬里何故引之以解雍州之弱水一篇之中而自相牴牾如此亦可見其擇之不精矣意者以崑崙之弱水非卽條支之弱水乎山海經言崑崙有二其一見西次三經不言下有弱水惟大荒經之崑崙有之而禹本紀調崑崙去高高五萬

里卽大荒之崑崙其下卽有弱水禹跡安能至此其
不足援以爲證明矣若條支之弱水則漢書西域傳
言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其
說益荒謬此固非雍州之弱水并非卽大荒之弱水
且止言傳聞漢書亦未以爲實事何故定爲又一弱
水卽去長安四萬里之說班范二史皆無之不知夏
氏何所據是不惟誤解禹貢亦不善讀史傳矣觀是
書者其尙深辨之哉

...

...

...

...

...

...

...

...

...

...

讀禹貢合註二

辨崑崙

禹貢雍州之未有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之
文夏氏註曰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鬻
之屬皆就次序明禹之功及戎狄也此用孔安國之
傳明以崑崙爲國名矣卽繼之曰崑崙之卽是惟帝
王之下都乃用山海經之文又以崑崙爲山名矣復
繼之曰在吐蕃界是用元史河源考之說并異於前
此二書矣夫孔氏謂流沙之內則其地在今沙州去
肅州嘉峪關不甚遠去山海經之崑崙則甚遠安得
混而一之山海經之崑崙在西域於闐國內不言在

吐蕃吐蕃則在于闐南山之東南中國滇蜀之西去
孔氏傳山海經所言之崑崙皆甚遠又安得混而一
之數言之內而錯謬如此曉人固當如是乎或者曰
崑崙既非山海經之所稱然則在何地名惟鄭玄解
爲山名而不言其所在後之辨析渠搜者莫不以爲
地名或縣名則崑崙安得獨指爲山名乎若欲以此
之崑崙與山海經河源考之崑崙紐而一之實有不
可蓋山海經所云已不合于河源考更與禹貢之所
稱合而爲一將使誰信之哉此崑崙之說吾斷以孔
氏爲信而其他皆不敢信也

讀禹貢合註三 辨積石

禹貢之叙積石也初曰浮於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繼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郭璞山海經註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鄴道元水經註則謂在隴西郡河關縣隴西卽金城也唐於其地置積石軍在今爲臨洮府河州之境禹之導河始於此過此卽爲西戎不必導且河不爲患也其他書言積石者山海經亦有二一言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云又西三百里者蓋自崑崙而西歷樂游羸母王峯軒轅四山二千一百里而後至乃西域之

極境非河州之積石也其一言海內崑崙之墟在西
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地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
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此則在今河州之境
中國黃河之所始出其在後漢書言段熲追燒當
羗且闕且行割肉食雪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
塞二千餘里其在新唐書言侯君集李道宗追土谷
渾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至星宿川達栢海上望積
石山覽觀河源此二書所云道里相近當只是一山
雖一言河首一言覽觀河源似乎河水之所出然去
山經海遙西之積石不啻數千里不可混而爲一乃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謂河州有小積石山河源出大崑崙入鹽澤東南潛行八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而夏氏合註因之夫古之言河源者二家張騫則爲河入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而不言經大積石都實則謂河源在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登高山下瞰粲若列星名星宿海迤邐之積石州而亦不言經大積石不知張氏之正義何所據而云然乎且諸書言積石者多從無大小之名若以山海經迤西之積石爲大積石則其水西流與中國河無預以後漢書新唐書所云爲大積石則

其書亦未嘗言安得有大小之名且此二書之積石
並非河源之所出河但經河州之積石無所謂大積
石也張氏既失之於前夏氏復仍之於後何哉

山海經渤海記

經言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地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夫河出崑崙入積石其水皆東流茲不臆而多言西南北何也閻世久遠傳寫失真也其所言渤海何海也卽蒲昌海也蒲昌乃河水所滿廣袤三百里在玉門以西水無大於此者故名之曰海也然不曰蒲昌而曰渤海者何也意虞夏時名渤海漢時名蒲昌猶蒲昌又名蒲類又名鹽澤也其言又出海外何也蒲昌之水東流入於積石卽所謂出海外也下文

言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可知入積石者卽出
海外之水也此經所言與漢書所載河源本相合特
不知渤海之卽蒲昌爾此言渤海卽入積石而漢書
言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何也意虞夏時
此水本通流久而堙塞故謂其潛行地下而其源流
脉絡固分明也後世之河無百年不變者况二千年
之久乎然則河源去積石若是近乎考河有二源一
出葱嶺一出於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
昌海蒲昌去玉門關三百里去積石不過千里固不
甚遙也通於此說則後世劉元鼎都實所窮之河源

俱不足信矣

乘飲水經許敘其有以制其水也其言曰長
縣在西北去清涼五百里其水出焉其水出焉
其水出東北而流從其東南流入於河

其水出之山谷謂之羅山有泉其一見西武以
其水出焉之山實惟佛之平都河水出焉而不
其水出焉之山實惟佛之內河海內見焉之

之山似言有詳其水出焉其一見大荒經曰西海
之南流沙之國亦水之流也水之前有大山名曰

言即西而北入高所經積石山可知入積石者即出
於外之水也此經所言與漢書所載河源本相合特
不知渤海之即積石耳此言渤海即大積石而積石
者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何也意虞夏時
此水本通流久而堙塞故謂其潛行地下而其源流
終絡固分明也後世之河無百年不變者况二千年
之久乎然則河源去積石若是近乎考河有二源一
出葱嶺一出於闐于闐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流積
石海蒲昌去玉門關三百里去積石不過千里固不
遠也今世說及此說則後世劉元鼎都實所窮之河源

水經河源辨

桑欽水經首叙崑崙以河源所從出也其言曰崑崙
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
河水出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是數言者
吾嘗疑之山海經言崑崙有三其一見兩次三經之
內曰崑崙之邱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不言其
道里其一見海內西經之內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
北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此卽兩次三經
之由但言有詳畧非二山也其一見大荒經曰西海
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

崑崙之墟下有弱水之淵環之而亦不言道里惟禹本紀言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去嵩高五萬里爲地之中而淮南子則言嵩高二千里三書所言其高下不一欽書旣據山海經則當言高萬仞若據禹本紀則當言高二千五百餘里乃河水所出則從山海經去嵩高五萬里則從萬本紀而高萬一千里又從淮南子數言之中自相謬戾曉人固當如是乎夫河水所出之崑崙山海所云者在西域于闐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長安去嵩高不過千里今言去嵩高五萬里則是大荒之崑崙非于闐之崑崙也大荒經明言

下有弱水環之其非河源所出可知何得言河水出
其東北隄河之源則引海內之崑崙山之高則引大
荒之崑崙何胸中憤憤如是豈後人可欺而事在絕
域者可憑臆而妄道耶夫欽仕于王莽時及其于武
帝之窮河源及史記之大苑傳必聞且見矣何故不
從其說而妄引大荒之崑崙今大荒經具在河水何
曾出其下哉此爲水經之第一篇而謬妄已如是其
他又從可知矣

水經積石辨

山海經之言積石有二一曰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又西者自崑崙西行二千一百里方至積石其水西流史記所謂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是也一曰海內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以行其地西南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史記所謂于闐之東西水皆東流注鹽澤是也二山東西相距不知幾千里不可合而爲一明矣乃桑欽水經謂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又出

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是合
二山而爲矣夫河水冒以西流本指西方之積石
也禹所導之積石山海經曷嘗有是言欽乃移置于
其下固已大謬更于西流改爲西南流不知河自鹽
澤而下實皆東流而非西流加一南字於水道終不
合其可以是曲解乎故河水冒以西流之文言于西
方之積石則可言於東方之積石必不可况東方之
積石乃兩山夾峙河流其間非冒也欽欲移襲其文
乃殊昧其義是用山海經而反背乎經矣酈道元之
註最善于此亦不能辨孰謂此書爲不刊之定論哉

書漢書西域傳後

按於闐東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里而河源在于闐東境其去陽關不甚遠當漢使窮河源時未置河西四郡則視於闐爲遙迨四郡旣開自燉煌列亭障直至鹽澤而輪臺渠犁皆置田卒設官吏後又命都護盡護南北道諸國則于闐亦在節制中其去河源不遠矣漢使歲時往來皆所目擊其說豈盡誣乃自都實之說出而人皆厭舊喜新羣然起而附和之反詆漢人語爲妄何其

謬哉况東漢時班超父子鎮西域歷數十年彼于萬里之外如條支安息諸國猶使命往返不絕豈于闐在三千里之內者反不經涉其地乎觀漢書所載河源史記爲詳此必孟堅得之于仲升故能瞭如指掌厥後班勇代父撰西域記以獻范曄卽用爲西域傳所言河源與前二書無異則其言益可信豈有司馬班范三氏之史皆不足據獨都實一人之言爲足據乎或曰史記言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烏覩所謂崑崙則禹本紀山海經之言不足信矣曰河所出之山木不名崑崙乃漢武按古圖書錫以此名故子長

言無崑崙未嘗言無河源也且漢武所按圖書疑卽
山海經何以知之經所言崑崙去鹽澤不遠此亦去
鹽澤不遠故疑其非二况此地之山惟崑崙最高寧
更有山與之相匹者漢武之錫名崑崙亦必審覈而
後定夫豈漫然率意加之哉唐書載李靖追吐谷渾
窮寇次星宿川觀河源此頗與都實之言相類要不若
史漢所志詳覈而有信也

書新唐書吐谷渾傳後

按河源之出星宿海衆謂始于都實之所窮不知新唐書已明載之當唐師之征吐谷渾追亡逐北其時至憊惚也乃望積石山覽觀河源此必前人原有是說故因經行而一觀之不然何知其爲河源而從容駐師以眺望之哉李道宗相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則唐人之知河源久矣師經其地旣數萬大軍所目見則內地之人無不知河源在星宿海矣特當時以追窮寇未暇由源竟委爾元都實之入朶甘思必番人相傳爲河源在其地故直由吐蕃以入而於漢

世舊傳之鹽澤竟不一問迨旣見星宿海遂謂河源
在是自矜爲千古所獨見而不知唐書已載之固不
待元世而始得其迹也然都實無足怪獨怪朱思本
潘昂霄柯九思輩號爲通人乃亦動色相驚謂發千
古之秘豈新唐書亦未之見耶觀元史河源考謂朱
思本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爲之志夫帝師者烏斯
藏僧也元重西僧其人輻輳於都邑則前所云番人
相傳有是說者當不誣矣豈都實始發其秘哉

書新唐書吐蕃傳後

新唐書吐谷渾傳言大軍次星宿川達栢海上也積石山覽觀河源是河源在星宿川矣其吐蕃傳言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盟會使旣盟西觀河源其地有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也番曰悶磨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發源其間是有兩河源也元都實往窮亦謂源出星宿海與吐谷渾傳合矣又謂東北去九股河八九日程九股河去崑崙二十日程是河源之去崑崙凡三千里與元鼎所言迥不符非吐蕃之紫山明矣乃又謂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

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
也夫一山而有三名番人亦不稱爲崑崙都實安知
其爲崑崙而稱之此其爲附會之言無疑矣及明洪
武初僧宗泐使西域云河出抾必列山夫一河源而
元鼎謂出紫山又曰問磨黎山宗泐則曰抾必列山
都實則曰大雪山曰亦耳麻不莫刺曰騰乞里塔一
山而有數名吾將安從總而論之不特都實之言爲
附會卽元鼎之言未始非附會也惟元鼎謂崑崙去
長安五千里以都實所經道里計之約畧相似但山
名終古不易中國之稱崑崙自漢至今無異也則番

語亦應然况元鼎所使者土蕃都實所探者亦蕃
何以唐曰紫山而元曰大雪山唐之番語曰悶磨黎
而元之番語曰亦耳麻不莫刺乎知其不一處明矣
夫同一窮河源也漢不同於唐唐又不同於元究安
所取信吾謂河出崑崙古書盡然山海經及漢人所
窮得之矣後人既知河出崑崙之語乃不求之于闐
而反求之於吐蕃偶見衆流會聚之區卽指爲河源
而強名其旁近之山曰崑崙以牽合乎古書不知欲
求真而愈失其真也論古者尙深辨之哉

崑崙辨

古之論河源者皆謂出於崑崙而傳記所載不一其地古人亦未有定論或不諳道里之遠近而紐爲一說或就其耳目之聞見而倡爲異詞總由山川不能自名又越在窮荒絕域無地志可憑里人可質且語言不通稱名亦異以故歷數千百年而終不得其實也吾爲博攷古書其言崑崙者約有十餘家其在禹貢則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孔安國釋爲四國馬融王肅因之皆謂崑崙在臨羌西獨鄭玄釋之爲山而又不言其所在此一崑崙也其在禹本

紀則言崑崙高二千五百里去嵩高五萬里居天地之中司馬遷史記述之而頗譏其非此又一崑崙也山海經志崑崙凡三其在西次三經則曰崑崙之邱貫惟帝之下都河水出而南流東至於無達其在海內西經則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本止一山而兩言之者蓋此經非出于一人故所載有詳畧而實非二山也此又一崑崙也其在大荒經則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墟其下有弱水環之此又一崑崙也爾雅謂河出崑崙墟色白并千七

百川色黃淮南子記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陬此卽
襲山海經之說無二山也其在史記則謂于闐之西水
皆西流注西海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
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天子乃案古圖書
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則是山本無名特漢武加以此
名爾此又一崑崙也班固范曄二書全史記其在晉書
則謂涼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
體漢武帝宴西王母于此請建祠以祀西王母駿從之
此又一崑崙也在新唐書則爲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
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

有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也番曰悶磨
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此又一崑崙也其在
元史則謂河源在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名火
敦腦耳華言星宿海也行幾一月朶甘思東北有大雪
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
此又一崑崙也明太祖實錄則謂鄧愈沐英討土蕃追
至崑崙山宣宗寔錄則謂李英追安定曲先賊踰崑
崙山西行數百里至雅令闊之地此又一崑崙也夫崑
崙一也而有十數家之異將安所適從哉愚細者一禹
貢之崑崙近在漢唐邊塞之內晉馬岌之所指明鄧愈

沐英李英之所踰卽肅鎮志之所載卽此山也此非
河源之所出可不必辨禹本紀之崑崙遠在數萬里
之外華人從無至者郭璞註大荒經卽引此爲說是
二書所指本同一山况明言弱水環之則非河源所
出可知亦不辨山海經之崑崙不言在西域何國以
上文考之其東北四百里曰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
焉北流注于泐水泐水卽泐澤也泐澤卽鹽澤也鹽
澤去陽關止三百里則崑崙當亦不遠漢武之所名
與山海經所云地實相近漢武所案圖書當卽用此
經之文不然崑崙旣巍峙于鹽澤西矣豈更有一大

山與之並峙乎知兩書之所指非二崑崙也若夫唐書之崑崙漢語旣曰紫山番語又曰悶磨黎何以知其爲崑崙而稱之元鼎雖身履其地不過因古書河出崑崙之言從而附會之非其實也元史之崑崙謂去河源三千里夫天下之水未有不發源于山者黃河爲天下大川之首豈有不源于山而原于星宿海之理且華夷之語皆不名崑崙而都實獨意之曰此崑崙也其誰信之夫欲窮其源自當溯流而上乃不出水道反從山巔西行此何意乎自漢以來皆言河出於闐爲都實者當先求漢之河源審知其非是

然後求之他方庶幾無憾今不問兩漢之故迹全于
闕而問之士蕃自以爲河源在是又誰信之夫河源
不出于崑崙已背乎古人之說而其所謂崑崙又去
于闕之崑崙數千里其不可渾而爲一也明矣然則
究安從惟山海經漢武帝之說吾有取焉餘則無取
也竊怪昔人之論崑崙者不考諸書之異同而并爲
一說致東西背馳南北瞽亂說愈多而愈不明余故
盡集諸書之言崑崙言河源者爲一編而辨其異同
如此

崑崙辨二

余既爲崑崙辨或詰之曰山海經所言多怪妄子獨有取焉何也曰此經載人物形貌世所不經見詆爲怪妄固宜然皆在荒服之外其于中夏固未嘗有是也至所載山川不可謂盡謬其所言崑崙去鹽澤不遠東距今肅州之嘉峪關不過二三百里其方謂止八百里高止萬仞今中國之山多有若是者可謂之荒誕乎世之稱西王母者謂其居瓊室瑤臺非人間可望乃經謂其狀如人虎齒豹尾蓬髮戴勝穴居世謂崑崙多寶玉而經一無所言惟槐江之山多瑤

珎金寶可盡謂之荒誕乎至漢武所名之崑崙始則
張騫言之已特命使者窮之其言無異故武帝案古
圖書名之曰崑崙其後設戊巳校尉西域都尉護于
闐亦在所轄中則鹽澤蒲昌之間乃漢使歲歲往來
之地非人跡不到者比班范二史豈有不核其實而
漫然載之者乎况范氏之西域傳卽班勇之西域志
班氏父子鎮西域者數十年而後爲此志其書詎不
可信乎若星宿海之說唐書吐谷渾傳載之原不始
于都實但唐書止言星宿海連柏海上望積石山覽
觀河源而不言崑崙則其所謂河源者未必真河源

也都實則直云河出星宿海踰崑崙二三千里其下
流赤嵐河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則知其上流
非黃河而強名之爲河源蓋因唐書有星宿川之說
遂附會之欺欺其主爾夫若輩既不學無識而學士
大夫如潘昂霄柯九思朱思本輩互相稱重駭爲異聞
獨不知新唐書已載之於前乎余之于山海經史記
特取其近理而可信者耳豈故詆排都實之說哉

書徐霞客傳後

錢謙益作徐霞客傳謂霞客好遊嘗步武窮河源由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窺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又曰禹貢岷山導江乃泛濫中國之始非江源河發崑崙之北江發崑崙之南非河源長而江源短也觀者駭其說以爲信然予細考之而知其言之謬也元都實之說謂河源在朶甘思之星宿海夫朶甘思雖番地去雲南麗江西北止一千五百里去四川馬湖正西亦止三千里霞客豈不知河源出星宿海旣至雞足山自當由麗江而往不

半月即可達其地乃舍此不由反遠走玉門關何也
玉門東距肅州之嘉峪關約九百里嘉峪關南至龐
江約五千里朶甘思去玉門關則六七千里矣不走
千五百里之近而走六七千里之遙必非人情意者
以漢武所名之崑崙卽都實所指之崑崙乎夫漢之
崑崙在於闐東去玉門不過千里去肅州不過二千
里元之崑崙在朶甘思東北去星宿海三千里去漢
崑崙可四五千里其相距如是之遙而霞客乃混而
一之其不學無識一至此乎若霞客有是言則霞客
爲無知若霞客無是言而謙益言之則謙益胸中亦

大不辨涇渭矣蓋漢崑崙之旁絕無星宿海元崑崙
之旁去星宿海又遠甚其語無一合謙益不能駁正
反爲作傳以張大之一何愚也且自玉門至漢崑崙
安得有數千里自星宿海至中夏安得有三萬四千
里此庸人能辨之而謙益乃爲所愚吾不能解也其
言江河之源並出于崑崙亦非也若漢之崑崙止有
河源而無江源若元之崑崙並非河源之所出安得
有江源且中國之大川江河爲最河在北江在南劃
然分流河旣在北其源必發于北故謂河源在于闐
之崑崙者是也江旣在南其源必出於南謂發於漢

之崑崙則偏于北而非南謂發于元之崑崙則元之
黃河在其南而不在其北其說怪妄不經或者未睹
前史不識崑崙有二故縱口言之謂世人無能覆按
也詎知前史昭然有不可得而掩匿者哉余懼謙益
之傳惑人也故爲之辨

羣書疑辨卷十終